弢園文錄外編

弢園文錄外編卷七

長洲　王韜　仲弢甫

擇友說

取友之道人品爲先學問文章其末事爾顧交友最難於知人其始要不可不擇也擇而後交則寡尤交而後擇則多怨大抵其途百變而人品亦非一端其有熏灼名利馳騖勢要者雖才不後人學可名世羅織風雅交接賢流亦終不脫於務無他以其存於中者非也其間或有深交而見或有一見而知或渾渾不能窺其涯涘而時露稜角或城府深密機詐百出久交則受其害究之淺者易見深者難窺驟則莫辨久則易露知人則哲此大禹所以嘆其難也今之交友者意氣僞也學問謬也廣通聲氣者以喧寂爲軒輊趨附勢燄者以

榮悴爲親疏花月談笑之塲知心莫逆風露飄零之地覿面皆嗔甚至失勢相凌加以呵斥見色忘義伴爲殷勤求所爲視袍而瞻閉門以拒者無有矣噫此豈直非人耳奚足以言友哉故以勢交者勢敗則散以利交者利盡則疎然則擇交當奈何當今之世品高行直者旣已罕覯惟有求其氣誼融洽性情投合者斯可耳毅易有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禮曰儕道同術合志同方皆可爲取友之法嗚呼論交在今日抑末矣揆其本原朋友居五倫之一固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竝重士得一知已可以無憾推而上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成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皆有心心相印念念相通者也三代而下如漢昭烈之於諸葛秦苻堅之於王猛皆所謂推心置腹淪肌浹髓者也古今來

帝王之興類皆有出類拔萃之士撥亂應變之才以爲之先後輔佐或於閭巷中貧賤交知或在兵戎間意氣相識故朋友一道可通於君臣特其間遇合隱顯數不可知顯則如上所云隱則如嚴子陵之於光武是也今夫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然後有懇至篤忱之誼豈可於尋常庸俗中求之哉苟其獨學無聞則遯世無悶蓋儒者所學本當盡其在我原非汲汲焉求聞於人世不我知亦無所憾出則爲伊傅風雲霖雨卽文章也處則爲巢許泉石山林皆經濟也若在己無特立衆人之操則舉世誰施以國士之知而其所友要亦惟庸夫俗子已耳至於鄉黨周旋詩酒酬酢大抵於流品別雅俗性情區厚薄其略可得言焉俗多雅少者臭味少外雅內俗者談吐僞其托業卑賤而神志淸灑者則可交在古如長

卿之沽酒伯鸞之賃舂嵇康之鍛竈近則如周青士之隱於米肆朱可石鈕玉樵之隱於賈皆是也此其人或有託而然或迫於貧窶欲爲身謀而其胸襟曠逸牢騷濶達之意時見於言外雖於紛華囂擾之際亦不失其淡泊之素志其於風雨陰晴山川游歷別有神明入乎其中與之爲友旨趣要必不遠天資刻者蹊徑狹隘行斷者交誼疏富貴而多窮友豈狷性者所能身後而念遺孤覺古風之未遠若其狎逢顯士則首下尻高偶遇寒丁則顏驕色變此乃名利之奴豈是人天所尙或有矯情以博譽飾僞以欺人則舉動之間總可微窺而得之若夫寡交少過濫交多累濁交毀譽淸交怡情則在乎由衷獨斷已因與管君小異論友漫述之如此

世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德吾以爲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則仁非僞義非激禮非詐信非愚戇剛毅木訥近仁仁之偏也煦嫗姑息近仁亦仁之偏也慷慨猶發近義復讐蹈死近義皆未得義之中也禮拘於繁文縟節周旋揖讓則淺矣信固於硜硜自守至死不變則小矣而賴智焉有以補其偏而救其失智也者洞微無垠物來畢照虛靈不昧運用如神其識足以測宇宙之廣其見足以燭古今之變故四者皆賴智相輔而行苟無以濟之猶洪爐之無薪火巨舟之無舟楫也安能行之哉世人不知智之爲用故作智說以明之

仁體也智用也體不虛立必須於用守經者貴體賤用不陷理窟則歸禪說竟爲無用物可慨哉

日本重野安繹拜讀

平賊議

當今平賊要務首在治兵與治民而已治兵則在良將治民則在良有司兵治平賊之末民治平賊之本蓋未有民不治而賊平者也欲得良將良有司先在擇之而已今之兵驕悍葸弱不可用矣刑不足以威賞不足以勸非得良將以新其壁壘易其耳目肅其號令儆其心志則何以殺敵致果收功於行陣吾謂治今日之兵莫如輕賞而重罰或曰行之恐以激變則將奈何庚申之春金陵唾手可破徒乏賞犒數十萬金事竟中阻兵之望賞固急矣重賞之下人人自奮今賞旣輕誰爲之用曰否此以矯今日之積弊也今日兵制之壞幾如明季入市一空過村一鬨覩良若犬羊畏賊若虎狼况乎爲上者粉飾貪緣冒功邀獎已且如此何怪乎兵昔有營兵

積貨如山無有鬥志爲帥者知其然盡舉所積而焚之然後驅之戰於是兵皆用命此其明驗也故欲兵之不貪莫如以廉欲兵之不私莫如以公欲兵之盡力莫如與之共甘苦感以事則不驕激以恥則不悍教以有勇則不畏葸非得良將亦安能振頓之哉今之民疑官而輕上也久矣疑則不能爭之以信輕則不能聯之以情官之所以諭民者率皆具文而無實意其入告也亦盡虛詞而非實事民習聞其然安得而不疑賊來則謀遁逃賊去則言克復大員則諉曰退守小官則諉曰出外官不能保民而民亦不能恃官民習見其然安得而不輕積疑且輕之心而事不可爲矣有良有司至必能篤摯惻怛開誠布公與民相見以天其待民也如父兄之遇子弟其衞民也如手足之捍頭目平時能以恩意相結臨

事自能以信義相固夫民固易感而易使者也但見上之人眞能有爲足以措大事決大疑興大難則民且以性命相付託罔有不肯輕身殺賊栝贊亨士者上下之交旣孚無事不可辦予與氏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而何有於區區之盜賊哉彼賊豈無偵探見其無間可乘亦將舍而之他不敢輕犯矣民之得良有司治之也其效如此然則欲求良將與良有司當以何術哉夫亦擇之於行陣之際郡邑之間而已顧爲上者必先正本淸源而後眞才乃出今之所當急爲者蓋有數端曰講武備整邊防散脅從撤壯勇淸盜源此良將之所宜有事也曰肅仕途作士氣儲人材廣招徠阜財用此良有司之所宜有事也勦賊之兵在精不在多儻智高之寇嶺南遣將命兵不知凡幾至狄青而勝之收功者番

落數百騎爾今必當講求兵實稽核定數毋使以虛額冒糧盡汰羸弱務選猛勇毋使以疲兵充數其行軍也先鎗礮而後弓矛一切要諸以實濟而後兵乃可精平定之後勢尤不能去武舉凡戰盜哨匪出洋巡緝所以備乎水陸者皆必實心實事每月按期演練嚴明賞罰分別勸惰以期有備無患如是一旦有事而後兵乃可用此講武所以強兵也守內必先備外邊防廢弛有以生強鄰窺覘之心起奸人覬覦之漸非所以畏民而懼戎也況乎海禁既開泰西各國雲集沿海諸處尤當設防以備不虞且防海所以固我疆圉原非爲西人而設豈其有乖於和好舉凡礮臺營房垛堞土壘皆宜預爲之備一切務仿西法備極鞏堅築之於平時用之於臨事自然有恃而無恐至於防海所重尤在水師戰艦自有西國

輪船以來覺一切之船皆可以歷中國要當設局立廠如法
製造更習其駕駛務盡所長如是則防海乃非虛設此備邊
所以待敵也方今江皖楚北之地餘逆未靖鴟張狠顧冀緩
須臾若使一旦凶渠既殄此輩必爲膽落當諭統帥大臣正
宜乘此聲威速加撲滅一面當昭示天下凡有脅從大猾
皇仁概行勿問能自拔來歸率衆獻城願效力行間者則許
其以賊攻賊立功自贖即於兩粵積寇亦姑一例視之勿多
苛索所以渙其心孤其勢其餘分別新舊使歸田里務在絕
其萌蘖清其根株除其羽翼天下之民豈有甘爲賊者一陷
其中遂至不可復出今布告海內咸與維新尤在以賊招賊
俾其自相猜貳使之不戰自破可以不煩兵力而定此寬從
所以誅首也大亂既戡天下平治包戈戢干示不復用而所

招募之勇隊撫收之降卒何所措置彼在軍中持梁厭肥一旦散遣何以爲生且其性實可動而不可靜難保其不毒心未改逆謀猶存乘間竊發不可復制或潛相煽誘滋事妄行凡此皆在所當慮即使激發天良願爲良戶而無恆業以處之何以自善所以散降賊撤勇丁所繫於大局匪輕當必設一善處之方乃可無後患江浙皖三省被賊蹂躪之地幾於百里無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廬焚燬田畝無主荒棄不耕莫若分遣其衆使之開墾安插布置當圖善法俾可歷久而無弊此撤勇所以弭變也江浙爲財賦之區所有盜藪隨在皆是蘇常湖交界之所鎗船千百艘皆倚震澤具區爲巢窟時刼行旅出沒無常甚者演劇聚賭肆行無忌巢湖一帶恃衆橫恣亦與之同地方官養癰貽患莫敢攖其鋒陷賊

以來率多附賊爲虐其黨益衆其勢益橫賊平之後此輩皆在所當除毋俾遺種匪特此也染賊氛爲僞官以魚肉鄉里者卽亂民也必殺勿赦去莠安良卽以防微杜漸此外編保甲嚴緝查俾奸匪無所容其跡而盜源自清矣此除盜所以養民也是五者蓋以治其表所謂兵治平賊之末也國家官吏之濫大抵由於捐納此風一開來者志不在利國而在利家卽有一二狷潔自好賢豪自命者亦至於上下縛束無可措手今且以三途并進科第也軍功也捐納也仕途愈雜吏治愈雜爲督撫上司者務求調劑於是視官缺如傳舍等民事若轉圜於國家設官治民之意了無所補又其官給糈祿實不足以自贍非先厚其養廉則無以責其不貪今欲收治民之實效莫如汰冗員澄官方仕途之肅卽所以振頓紀綱

也國家以時文取士數百年來莫之敢廢士之習此者多有青年就學皓首無成者至於蒞官之後身之所行殊非少之所習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吏上下其手是非顛倒官場之壞由於士習之頹今請科場則仍以時文而務求實學且必遠其期減其額中間參之以選訪薦舉試之以有關政事之文或別開大科如孝弟賢良直言極諫博學鴻詞諸名目則士之有實者至矣蓋專以時文則取士之途太隘而用士之實太易法當反其道而行之取之寬而用之嚴苟有不能勝其任者雖以科第進身亦在所斥今因捐款之興各直省疊廣學額中額幾至增無可增所謂士者取之倍多於前而士之實用則遠不如昔此士習之所以日敝也振作士氣即所以勵品學練才識爲他日治民地也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

才之道未至法當儲才於平日然後能用才於臨時經濟之才可以應變理學之才可以處常皆當隨時收錄以備實用時文一科但能坐致常才而不能甄拔奇才一旦有事倉卒徵召必有以虛名僨事者蓋才非試之以事不能實知其然必由漸而驗之可知其實庶幾他日猝臨利害可以備一時之選內以責之相臣外以責之督撫朝無倖士而野無遺賢天下豈有不治者乎此儲人材即以厚國脈也大亂之後人民散處背鄉井去田里流離於道路何暇自謀存活法當廣爲招徠俾得各居其所各安其業吳中習尚素務奢靡恢復以後必當革薄俗而使之厚反澆風而使之醇一切玩情娛意之物概毋許造作靡費害民大非細故夫大創甫平元氣未復戶鮮積聚家少蓋藏此所以輕去其故土而不顧也今

宜急爲之節財惜用崇儉黜奢務本抑末痛懲游惰而民自不敢犯是皆在爲上者之轉移而示以趨向耳恤灾救難給穀籽勸農桑此招徠之本務也繁殖民生其道在此自經大難民力竭矣卽各處未被兵革者捐輸助餉亦無不各竭其貲而陷賊之地克復未知時日用兵省分抽釐輸納未有窮期民匱俗貧下不足則上損其實於根本之所在罔補分毫此患在阜財之道不講耳江浙財賦素甲天下髮賊既平要當薄賦輕徭與民休息數年以後元氣庶幾可復然土地雖饒尤賴人力惰農有懲則耕者自奮遊女有誅則織者自勉其地曠人稀者則借資於西國機器以補人工之不逮農桑女紅既勸且敏則野無不足矣中國商賈之道實鮮善法莫如仿西國法設立公司流通有無以賤徵貴以近販遠俾不

至於有㕔而財源可以不竭商人旣能操贏致奇轉輸乎遠
方以供中國則市無不足矣此在上之鼓舞之耳民之富藏
於公家之豐通於國而後緩急可恃阜財用卽以培植元氣
鎮定民志也是五者皆以治其裏所謂民治平賊之本也表
裏兼該本末交盡而天下有不乂安者乎髮寇之亡計日可
待夫在今日以大有爲之主而當艱難願治之時以不世出
之英而遇特達非常之眷當宁之所虛心四海之所引領滅
賊之機要必不遠用敢聊貢所知以備採擇臚議

議勦

二十年前髮寇方圖南竄勢甚披猖余曾作議剿議堵
議撫三篇呈諸當道時蘇鄰尚宴安無事方且粉飾昇
平恢張文治率以非要務而置之乃未幾而大營潰散

江浙淪陷余之言若不幸而中者遭遇口禍卒以罪廢今捜故篋隨藁猶存漫錄之以見當時情事長洲王韜自識

當今之所以辦賊者不過勦堵撫三端而已顧勦有宜於速而便於近者苟遲之以歲月限之以路途則有無所施其勦者今日之勦其術亦幾窮矣而於治賊曾無分毫補也是豈勦之果不足用哉其法非耳當事者往往不先識勦而先識堵至無可奈何則從而議撫不知天下事未有不能勦而能堵者亦未有不能勦而能撫者惟能勦乃可以言堵乃可以言撫術今日之賊則惟有勦而已矣賊始起粵西勦之固甚易易譬猶穴中之鼠搤而擘之無不斃也任其蔓延桂管騷擾湖湘破岳州走漢口趨九江陷金陵而勢遂不可制矣此

無他自來之所謂勦者皆隨賊奔走不能過賊之前而僅能尾賊之後賊之所至類皆空虛無備之地重兵大將遥隔數百里外倉卒之間鞭長莫及一時呼吸難通應援不至守禦無素任賊闌入而不能禁此賊之所以常得志也迭失事數十日之後救兵始至其城垣卑小不足貪者賊早已飽颺大郡劇邑足以扼險與官軍抗者賊守已固攻難猝下即使曠歲逾時壘壘力擊幸而克之則官軍力已疲矣於是而議分剿有省賊分以數萬之兵散布數百里之內將以制賊衝突聯絡自守然勢既分力亦薄賊若以全力併衝一隅我軍必不能禦仍被其潰圍脫走耳是則賊之往來仍可自如而我之進退反難自主於是而議合勦或擣其堅或蹈其隙或先萃於首領與之從事然賊之羽黨尚多必還而自救救之不

專力於大營者賴有他處之兵爲之牽制耳一撤其防賊益無忌設使大營一擊不中將成孤注分勦備多力單合勦賊衆兵寡此勦之不得其要而賊之所以愈猖獗也然則勦之將奈何當先舍其堅而攻其瑕從上游合擊以占地勢徐州四達之區固用武之地也當以老成持重之宿將統勁旅以扼之然後指麾衆將分道進兵而尤宜與金陵大營聲勢互相聯絡長江南北宜以水師分駐要害杜賊接濟皖郡之安慶蘇郡之常州固我兩省之門戶也尤宜先所注意江浙空虛之地必當倡行團練演習民兵給以火鎗器械擇有才望者以爲團長無事守望相助有事得與官兵相應援築壘掘濠人自爲守各鄉可以互相救應賊至則行堅壁淸野之法賊有偵探必不敢驟至而後官兵得以乘間突出擊之也今

官軍僅萃於大營一隅而賊兵則分布於各處蹤跡飄忽出沒無常今日一處賊至大營則分兵以救之明日一處賊至大營又分兵以備之必且奔走不遑疲於調遣而賊得志矣倘賊乘大營之空虛從而併命竄出長圍則三年之功不將廢於一旦耶此戰國時圍魏救趙之法也伏思今日官軍所以勦賊者良可寒心以徒有勦之名而無勦之實也或謂金陵大營兵衆正盛而賊勢已衰旦夕可以奏功不知用兵在作其氣耳擁十餘萬衆而頓於堅城之下不籌進攻之術不求速戰之方惟任其飽食而嬉此危道也故在今日而議勦吾誠不足以知之矣

補偏起廢藥痼議

今天下有三大病而上下皆晏然而莫知此亂之所以日亟

也迄今不治其病日深將至於不可救昔扁鵲見齊桓公始而請治繼而駭終而却走遠去何則以求治不早後雖欲治之無術也天下事至今日幾於潰敗決裂而在位者方且相與因循愈玩粉飾鋪張以求掩天下之耳目嗚呼是亦難矣此賈生之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夫諱病而不延醫此危道也由其外觀之若尚無事而其內已岌岌不可以終日今日之病何以異是然則治其可緩乎何謂三大病脂膏日削厥病曰虛治國如治身去盜如去邪盜亂天下則以甲兵威之邪客營衛則以藥石攻之大盜除而國脈傷客邪罷而元氣匱同一理也國家自軍興以來括天下之財賦以塡巨壑民生益蹙國計益敝今賊雖少衰天下已瘠矣夫今日所以取諸民者皆非正額所謂苟且不終日之計也顧賊一日

不滅則此諸弊政一日不能去此猶飲鴆湯以療渴進猪苓以養生暫猶不可行者也邪熾髓竭變而爲疷及今不治其證將殆則所以補疷者宜急也手足不仁厥病曰麼江浙者天下之四肢也四肢受害一身幾無所用善治之者當使之斷而重續然且創鉅痛深不能驟愈乃今欲以受害之手足遽令其爲腹心所使其能之乎矧腹心亦均病勢不及顧則治之爲尤難賊陷江浙已一年有半所恃者僅滬邑彈丸地耳以一隅當全局或恐難以久持况乎賊勢駸駸四出摟掠近賊之地蹂躪已極即使一旦克復戶版衰減殷富散亡已萬不如前而所以鎭撫善後一切之事其費必且什伯倍蓰欲征之於民民力不堪不取於民費將安措而克復之期尙未有時日也夫治天下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今一臂之

指巨幾如股再有寒疾中之外邪乘之以掣我肘必至不可屈伸則所以起廢者宜急也拘牽成例厥弊曰痼今天下內事動持於部議外事一由於吏手即有新法美意可以施諸實用者偶不合於成例輒爲部議所格老成持重者爲精能闒冗畏事者爲歷練而英敏不羈畸異不羣之士概無由進外而郡邑民事其權不操諸官而操諸吏上下其手顛倒是非官一切不能問以爲非是且遭部駁矣其用人也一循以資格不問其才否持身自固蒙蔽日深則所以藥痼者宜急也至今日而欲補偏起廢藥痼則將何術以處夫亦急思變計而已矣爲生民闢生財之源爲地方籌滅賊之效爲朝廷廣儲材之路而天下自無不治矣天施地生山蘊川懷此自然之利也製造操作佐以機器此人工之利也舟車致遠販

有易無此商買之利也是在上之人教導而鼓舞之耳上行而下自效行之十年當有可觀此非與泰西諸國爭其利也亦欲使我固有之利仍歸諸於民耳民生既足國勢自張而後一切乃可以有爲遠賊議堵近賊議剿降賊議撫此盡人所知者也今賊踞江浙堵勦俱窮議者乃不得已而欲用撫不知此時撫未易言也江浙之賊視上游以爲緩急法當專攻金陵而分兵以牽制江浙使賊首尾不能相顧金陵既拔則此輩立當渙散耳然後可以議撫也庚申以前賊習於勞苦其氣鋭庚申以後賊安於逸樂其志惰苟得勁旅以躪之可殲之於一鼓故破今日金陵之賊不難先在建壘掘濠長圍深阻然後廣購火器多用地雷勢必旦夕奏功殘賊肅清而後可徐議其他天下之患不患在賊而患在無人才朝廷

之上一切設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無人有人而後法以立於是錮免之及條教之頒守禦之方折衝之畧皆能持之以實心實力而一切非具文然此其人不能於尋常科第中求之也在儲之於平日而已始以空言以收天下之才繼以實事以試天下之才而後眞才乃出即其權宜時勢斟酌損益以變通之者亦非盡越乎法之外乃能不拘乎法之中耳人才者國家之元氣藴生賴以立命誠能朝無倖位野無遺賢又何有於區區之盜哉三病既除然後天下事可得措其手足矣至於恢宏王道敷施善政整頓軍威肅嚴邊事俾强鄰悍國咸就我範圍是所望於一變之君子

擬請建蔣薌泉中丞專祠議

蓋聞帝崇有德一朝首重酬勳民報惟功百世而有必祀斯

固秉彝之恒性亦物則之常經也惟昔蔣薌泉中丞之開府粵中也說士若甘愛民如赤與利除弊立綱陳紀敷陳善政不勝枚舉載在志乘彰著耳目固可得而言焉粵東風俗强悍戶多游民學東府之呼盧效中山之跕屣以摴蒱爲生活至淫蕩以傾家公之甫下車也卽申賭禁嚴懲重罰言出惟行令甲高懸法無曲貸於是嗜博之徒屏足斂息而不敢復犯俾粵東數十年積弊爲之一旦革除聞者無不呼爲快事此其善政一也向來官場往來簠簋不飭苞苴公行邊計纍名惟肥鞶槖蓄已視之如恒事行之若坦途矣惟公澄敘官方整飭吏治羣無害馬庭有懸魚豪族自懲而下僚咸肅於是所有各種陋規無不裁革此其善政二也粵境內山外海盜賊淵藪所在皆是貪緣爲奸難於致詰甚或勾串人以助

虐串蠹弁以均肥著黃估舶投綜浪而不歸雜沓漁舫挂繒帆而竟去惟公密委腹心隨探巢穴其未形也消其萌蘖其已顯也拔其根株設立砲船分段邏巡然後閭閻得以安枕海氛斯息客路無驚此其善政三也夫淄蠹生於小吏滑飾盛於敖民惰俗可懲匪人當去惟公申嚴保甲練習沙丁藉以鋤莠而安良卒至飛鴞革音食泮宮之桑椹飲羊變俗頌三月之衮衣來蘇之謠載於衢有道之歌騰於野此其善政四也粵東惠潮數縣素與客籍之民雜居錯處時啟爭端歷來蒞粵者憚於紛更止爲兩可之詞殊昧酌中之義惟公投袂以興統兵而出龍工可往盡洗蟲沙蝸角先焚頃空蠻觸既武功之有耀亦文德之克敷懾以威風結之恩信卒至安插漕涌咸俾得所此其善政五也邇來設關徵稅者幾於榷

盡錙銖撈無遺蘊所設抽盤厰局林立相望理財者方以此爲能事公以爲此適所以病商而非即以裕國也因是專摺奏免粵東釐金數十欵買賒感德市㕓騰歡此其善政六也食爲民天足食即所以惠民粵東地狹民稠秔稻之利其收畝歉豐年尚可贍家凶歲必嗟枵腹其所以資接濟而實囷倉者全賴西粵之轉輸南洋之運載乃向以闠關之阻厲禁甚嚴幾至米商爲之裹足而民生愈匱惟公奏免各處米船進口船鈔以廣招徠而後民歌宿飽戶免啼飢此其善政七也帝疇陳六極困有疾之宜矜王政先四民在窮者之無告粵東素設有養濟恤贅諸善舉相沿既久未免奉行故事惟公以實心行實政俾有惠均沾無微不至而後鰥寡孤獨無不有養焉此則非徒首號神君亦復堪稱慈父矣雖杜母召

爻何以加焉此其善政八也公雖以馬上得官而下士愛才根於衷曲禮賢慕德出自性生公在任之日值大比之年凡有科場各事無不周備臻至入闈士子左宜右有絕少缺乏之虞爲向來數十年所未有也此其善政九也近日粵東人才傑出科甲蟬嫣文名鼎盛足與宇內抗衡而公尤以振興文教樂育賢才爲己任甄別士子先器識而後文藝城中舊有長春仙館公自捐廉俸首爲倡率改建菊坡書院延名望之儒爲之山長所取一以實學是務彬彬郁郁稱盛一時此其善政十也凡此十者咸著實功並非虛美迄今流風餘韻猶令人想望弗置乃公旣去粵卽不作出山之想將以優游泉石嘯傲山林以自頤其性天天子以時方多事首重疆臣藉以宣猷布化因特詔起公於家方期大用一紓抱負以慰

雨蒼生乃至京師病沒旅邸朝廷聞而震悼追念前勳命將公事實宣付史館而粵中士民沾溉公之恩德者不聞以奏建專祠為請此誠闕典也敬臚公之前後治績著於篇庶冀他日粵民上請當道者亟為之也嗚呼公雖不以此重而報本追始者要不可忘也粵民其念之哉

答强弱論

前者香港日報中嘗論國家盛衰强弱之故倚伏無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積衰之勢操自强之道立常盛之地者則未之有也夫四海大矣人才衆矣豈無深識遠慮之士炳燭於幾先斡旋於事後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日報彙纂主人嘗以是篇附於郵筒遠致之七萬里之外來間於甫里逸民逸民讀未終篇作而歎曰憂深哉其人也此恤緯之嫠倚柱

之女所以致無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據所見以答之
嗚呼世變至此極矣中國三千年以來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幾將掃蕩澌滅可不懼哉夫古今無異治强弱無異民非古之强遠勝今亦非今之强遠遜古善用之則强不善用之則弱然而强弱之勢已形見者何哉則時爲之也有心人曠觀往古靜喻來今而知天道與時消息人事與時變通居東南者每由東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東南而西北極强東南極弱東南柔而靜西北剛而動靜則善守動則善變故西北至東南獨先東南通西北獨後柔能持己剛能制人故西北每足爲東南患東南不足爲西北病顧守有時足以待變柔有時足以制剛而遲速久暫之間審幾者每不能決之於操券則以守必承其弊柔必化以漸未弊則

彼將先乘以困我未漸則彼將先發以難我由是觀之方張之機不可遏始厲之鋒不可攖明者智者知其然矣然則何以待之曰莫如師其所長盡天道變於上則人事不得不變於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或曰必變而後可以爲國則將驅東南之風俗政事文物聲明而盡西北之乎非也吾所謂變者變其外不變其內變其所當變者非變其不可變者所謂變者在我而已非我不變而彼強我以必變也彼使我變利爲彼得我自欲變權爲我操或曰否弱即強之機強即弱之漸守可長而變難恃柔不敝而剛易壞不觀夫商之鬼方周之玁狁漢之匈奴晉之拓拔五胡唐之吐蕃回紇宋之契丹女真明之也先其種類或存或亡又如羅馬盛於漢西域回部盛於唐西班牙盛於宋葡萄牙

荷蘭盛於明而今皆無聞自古仁義爲國其儆也衰甲兵爲國其亡也蹶元太祖之興其兵力無敵於天下而自入中國漸至委靡不振是以至弱馭至強至柔服至剛者道之至也何必用彼以變我嗚呼此末明天道之所當然人事之所以然也吾不必遠徵諸三代以上春秋之際幅幀狹隘楚越並爲蠻邦遼遠視同絕域自是而降漢唐聲教漸訖遠方元明版圖迴逾朔漠逮我　聖朝青海雪山近在肘腋珠崖臺島咸奉冠裳是境土之由漸廣斥也如此而歐洲諸邦亦漸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粵百十年間洪波無阻光氣大開海舶估艘羽集鱗萃凡前史之所未載亘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　朝亦耤牢籠禮貌之概與之通和立約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之於一中國之中此古

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此豈出於人意計所及料哉天心爲之也蓋善變者天心也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强中國非欲禍中國正欲福中國故善爲用者可以轉禍而爲福變弱而爲强不患彼西人之日來而但患我中國之自域無他在一變而已矣三十餘年來西人之至此者殫竭其智力才能悉出其奇技良法以媚我中國而我中國熟視焉若無覩漫習焉弗加察所謂握要制勝者安在所謂先事預防者安在或且以深閉固拒爲良謀或且以柔服覊縻爲至計在朝者不出於江統之徙則出於魏絳之和在野者不出於辛有之吁嗟卽出於郇模之憤激卽其稍有變通成法者小變而非大變貌變而非眞變也粉飾蒙蔽因循苟且此賈長沙之所以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夫用兵以刀

矛一變而爲鎗炮航海以舟艦一變而爲輪船行陸以車馬一變而爲火車工作以器具一變而爲機捩雖刀矛鎗礮同於用兵舟艦輪船同於航海車馬火車同於行陸器具機捩同於工作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緩速利鈍難易勞逸不可同日而語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無其一使我無彼有而彼與我渺不相涉則我雖無不爲病彼雖有不足誇吾但行吾素可耳獨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見絀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與我爭雄競勝絜長較短以相角而相凌則我豈可一日無之哉一變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況彼之有是四者亦不過百年數十年間耳而彼及於中國者如是之速天其或者將大有造於中國也乎準諸天道揆諸人事將見不及百年四者必並有於中國行之若固有視之如常技

吾國不欲吾言之驗而有不得不驗者勢也亦時爲之也天蓋欲合東西兩半球聯而爲一也然後世變至此乃極天道大明人事大備閒嘗笑邵康節元會運數之說爲誕誕今而知地毬之厎大抵不過一萬二千年而已始闢之一千年爲天地人自無而有之天下將壞之一千年爲天地人自有而無之天下其所謂世界者約畧不過萬年前五千年爲諸國分建之天下後五千年爲諸國聯合之天下蓋不如此則世變不極地球不毀人類不亡我故曰善變者天心也莊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旨哉言乎顧虛空界中非止一地毬也若準以一行星一地毬推之則地毬幾如恆河沙數而以我所居之地毬夙其間僅若一粒芥觸門蠻爭由造物主觀之不值一笑則我之所論亦猶地毬中微塵也夫嗚呼此

論出知我非我聽之而已

强弱論

或謂有國家者弱即强之機强即弱之漸此乃循環之道然也顧有弱可强而强反弱者此其理則人未之知也老莊之言柔可以克剛退可以爲進惟能善用其弱而弱即可爲强矣過剛則必折躁進則必蹶惟輕用其强而强無有不弱者矣歷觀古今來享國久長者莫如周代然自平王東遷以後委靡不振幾若贅旒而天下猶復奉爲共主不敢妄有所覬覦强侯圖霸假其名號以攝衆以楚莊之雄勢威中夏亦不過傳問鼎一語而已蓋諸侯中有一并兼周室者衆必羣起而逐之如驢蒙虎皮而鳴於藪澤聞其遭猛獸之噬必也趙宋於諸代中爲最弱然能歷與遼金元三朝相抗延至三百

餘年則以弱而能自存也苟其彬彬守禮不昧於舉措弛張之義雖以遼金元三朝之强亦不能亡宋故北宋之亡也亡於滅遼南宋之亡也亡於滅金彼一時自以爲能强而不知弱即隨其後矣故善爲國者當以禮義爲甲冑忠信爲干櫓仁德爲墉濠謙遜爲玉帛天下自不敢動而固於金湯安於磐石苟詡詡然自矜其鍊兵制器築壘建砦以爲可求一逞恐强未可知而弱形立見或曰然則由斯言之有國家者不必講富强之術乎曰非也亦視乎其時其地而已自强之道有爲守禦計者有爲征伐計者有爲侵併計者非一端也當先審力之足以勝人萬全而無害然後可以發難否則寧先爲自固計故與其本弱而示之以强不如內强而示之以弱此善於謀國者也處今之勢値今之時明者當不河漢斯言

臺灣不必移駐巡撫論

臺灣一隅孤懸海外昔時視如棄土鄭氏旣平乃隸版圖其島雖距金廈二門甚近形勢雄壯然於福建一省不甚相爲聯絡也日人之來不從山後潛至屯田築室闢土開巡久爲盤踞爲窮年畢世之計而仍問途廈門假道澎湖沿安平以至郎嶠則已無能爲役矣其與生番相抗藉口問罪以示師威然生番之巢穴彼亦難深入也中朝於此但當置之度外一聽其然彼曠日持久勞師糜餉勢必不支行見卷甲偃旗潛自遁去耳此固制之之上策也極力守臺全師相禦羽檄紛馳幾遍沿海張皇之形蓋已顯見事定之後請以閩撫移節駐臺一若以日人之復有可慮而臺事後日大有可虞者不知日人於後卽或狡焉思逞斷不再至臺島而臺事之當

爲者則在鑿山通道度地墾田使臺島前後相通其治生番也亦惟勸撫兼施而已此事臺灣道員之精能幹敏者即優爲之何必移駐巡撫爲之節制或者曰予未身入局中安知臺事之難爲乎臺郡道員責重於督撫而權輕於匹夫凡自省會往者無不以臺郡爲美官輒思沾潤苟於周旋晉接之間稍不如其所求而滿其所願輒獻讒於上游以阻撓之因此謗書盈篋而彈章隨其後矣故欲巡撫駐臺所以一其事權專其責成俾臺事悉歸其主裁而始得爲之而無所掣肘耳竊以爲欲假事權重責任但當請於朝廷以臺灣道員一缺歸部簡放六年爲一任如合於臺郡民情則聽其復任蓋專其責久其任而後凡事得以措施也若夫巡撫者封疆大員今不以之鎮省會而以之駐偏島竊謂於體例似乎未宜

或以爲福州既有總督則巡撫駐臺正合權宜竊以爲有明之建總督原爲兵事特設事平即裁本朝既有巡撫而於兩省統轄兼設總督適以分封疆之權而使之各有所推諉也故兩廣兩湖閩浙雲貴此四總督者皆可以從省督撫同駐一城兩大並居有時意見參差辦理互異或者均所不免其間豈無貽誤於大局者或曰嗚呼子烏足以知之哉總督治兵巡撫治民各有專司本朝設官之意誠法周而慮密而子乃妄加擬議罔知忌諱豈第爲杜牧之罪言而已哉願子緘口勿談毋多言以干咎可也

論日報漸行於中土

泰西日報約防於　國朝康熙時日耳曼刋錄最先而行之日盛他國皆厲禁凡關國事軍情例不許印妄置末論者輒

賓諸獄後禁稍弛而行亦漸廣英法美各國皆繼之而與僻壤偏隅無不偏及而閱者亦日衆然法國所刊閭閻隱密報法廷聞之立加禁斥誠以日報之例不得譏刺人之隱事也西國之爲日報主筆者必精其選非絕倫超羣者不得預其列今日雲蒸霞蔚持論蠭起無一不爲庶人之淸議其立論一秉公平其居心務期誠正如英國之泰唔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爲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美國日報一日至須發十萬張可謂盛矣大日報館至用電報傳遞以速排印夫豈第不脛而走也哉華地之行日報而出之以華字者則自西儒馬禮遜始所刻東西洋每月統紀傳是也時在嘉慶末年同時麥君都思亦著遐邇撮要月印一冊然皆不久即廢後繼之者久已

無人咸豐三年始有遐邇貫珍刻於香港理學士雅各麥領事華陀主其事七年六合叢談刻於上海偉烈亞力主其事採摟頗廣同時有中外新報刻於甯波瑪高溫應理思迭主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中西雜述英人麥嘉湖主其事嗣皆告止近則上海刊有教會新報七日一編後改爲萬國公報林君樂知主其事而中西聞見錄亦刊於京師艾君約瑟丁君韙良主其事顧此皆每月一編者兼講格致雜學器藝新法尙於時事簡略惟香港孖剌之中外新報仿西國日報式例間日刊印始於咸豐四五年間至今漸行日遠其他處效之者上海字林之新報廣州惠愛館之七日錄又港中西洋人羅郞也之近事編錄相繼疊出三四年間又益之以德臣之華字日報而我局之循環日報行之亦已二年上海則設

有申報自申報行而字林之新報廢去歲春間粵人於上海設有匯報旋改爲彙報近數月間又有所謂益報閩福州亦設有日報但行之未廣未得多見也港中日報四家上海日報兩家皆排日頒發惟於星房虛昴四日則停止耳日報之漸行於中土豈不以此可見哉顧秉筆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選其間或非通材未免識小而遺大然猶其細焉者也至其挾私訐人自快其忿則品斯下矣君子當擯之而不齒至於採訪失實紀載多誇此亦近時日報之通弊或並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終持之以慎而已

各國教門說

天下皆有一教以爲綱維蓋鼎世教民之所不廢也考自佛教行於印度回教盛於天方天主耶穌教被於西洋而語其

支派各有不同印度佛教分而爲三一曰墨那敏教即印度國礼教也一曰喇嘛教即西藏之黃教也一曰噩魯赫教即西藏之紅教也天方回教亦分爲三一曰由斯教即婆羅門舊教也一曰穆罕默教即穆罕默德所𠞊行於阿丹者也一曰北阿厘教則其兄子所傳行於巴社者也天主耶穌教亦分爲三一曰加特力教即天主舊教也一曰波羅特士敦教即耶穌新教也一曰額利教即希臘古教也言乎各教所行之地則自中南東三印度而緬甸而暹羅而西藏而青海而南北蒙古皆佛教也自西印度之巴社阿丹而西之阿非利加洲而東之葱嶺左右哈薩克布魯特諸游牧而天山南路諸城郭以及歐羅巴洲之土耳其國皆回教也其大西洋之歐羅巴各國外大西洋之美利堅各國則皆天主耶穌教也

其與我中國安南朝鮮日本之儒教屹然共立爲四此外又有火教祆教散處於各方亦有土蠻之流俗尙祀鬼無所謂教者當我中國末通於外所行者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所謂人道也言爲人不能出乎此道之範圍也本無所謂教也印度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爲本卽彼方之儒也自佛教興而婆羅門教衰佛教衰而婆羅門教復盛一盛爲耶穌之天主教再盛爲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羅門之支變蓋歐州之學其始皆根於印度由漸而西故天主天方有時皆不出乎儒教之宗旨卽我中國自古至今道術分裂儒分八墨分三老莊之道亦分爲數支蓋與佛教回教天主教之分門別戶同源異流無以殊也嗚呼自教術多端同中立異門諍堅固於一教中自相胡越其有能并

包殊族泯其畛域會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數也故聖王在上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今中國各教皆備雖其教旨各殊而奉天治人則一也安知昔之以遠而離者今不以近而合乎將來必有人焉削繁覈要除僞歸眞汰華崇實去非即是而總其大成者前見申報言西國無佛教故有感而言之夫西國固無佛教然西國亦有道教其人散處各國孑身修鍊名曰巴柳士艮教歐羅巴阿非利加兩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紀年建朔耳因論教而幷及之

論英斷不棄屬土

嗚呼英至今日誠稱爲極盛矣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道之常也英人深懼盛衰强弱之相爲倚伏而凡遇一切軍國重事雍容辭讓恐以持盈保泰出之故雖失法之援逢俄之

是當普之典而猶得中立於歐洲狎主齊盟高執牛耳是非斷於英之强也盡服乎英之公而正也春秋之世齊桓晉文假仁義以合諸侯匡天下詘敵國以秦楚之雄卒不敢與之爲難英其有焉蓋嘗論之英立國於海外其與歐洲列邦相距有七十里波濤之阻固非舟楫不能飛渡也而其鐵甲戰艦雄視歐洲水師之精無敵於天下是其患在於本國者輕而患在於屬土者重然英國遠游行賈之國也以舟艦相爲聯絡其屬土之在天下者幾於棋布星羅今請得而羅舉之日巴拉大則在西班牙境中而扼地中海之門戶英人築堅城於磐石上建砲臺厚設營兵已百七十年矣亞丁紅海之咽喉也英亦以爲重鎮拔朴哥羅尼扼阿非利加一洲之要好望角尤當其衝其形勢之雄稱於今古錫蘭一島雖附印

度而突出海濱足以制勝五印度之地幾悉爲英國所奄有其中雖有土王亦僅守府而已東南洋諸島中則檳榔嶼新嘉坡皆膏腴沃壤也而澳大利亞土地尤廣稱爲金穴亞美利加一洲今雖僅據北隅而魚皮之利無窮蓋由英而遂粤其所屬之土幾於相接四大洲中無不有其屬土所在斯眞可謂勤遠略而善經營者矣況英貿易之舟無處不至以商力佐其兵力一有軍事同仇敵愾無不可用夫豈有鞭長莫及之虞哉英人之謀棄屬土者以每歲度支所耗無算也此眞淺者之見也且其所謂棄者欲使如昔年之美邦能自爲保衛自爲開墾而即自爲立國不必賴英之庇然此之謂自棄其民非謀國遠猷所宜出也宜乎其相臣棣士理利之言深謀遠見爲不可及也其意在與各屬土歡樂與共憂患相

同無事則共享昇平有事則相爲聯絡國內有患不獨勤王之師可以各處雲集得以有恃而無恐而亦使各屬土扼要自守絕吭拊背俾敵國商船師艦不得出入即可制其死命嗚呼截之以水師聯之以戰舶首尾相助遠近相應則本國與屬土幾無殊唇齒輔車之勢而何爲出於輕棄哉不知此但言其常也而未言其變也言其盛也而未言其衰也言其強也而未言其弱也善變者天心善應者人事又安能慮及乎千百年之後哉

宜索歸澳門議

歐洲諸國自開闢至元時自相往來罕通別土其首至東方者葡萄牙也葡人善歷算習天文用儀器測量日之出入星躔度數水陸方向遠近明時國王遣善操舟者駕巨艦南行

遍歷阿非利加東西直抵印度西境轉而東至麻喇甲於時東南洋諸島國無不有其足跡所至輒留葡人營立埔頭隆慶時抵粤之澳門居久之請地建屋歲納租餉賂臣為之代請許焉葡人遂立埔頭於香山縣之濠鏡此萬歷七年間事也是為中國通商之始後西班牙荷蘭接踵東來英法繼之葡人所立東南洋埔頭咸被侵奪僅餘澳門一區為諸國東道之逆旅然則澳門之地畀從勝國無預本朝雖屬西洋之外府實隸中國之版圖當時有澳門同知駐劄其地并設關廠徵收稅務每歲葡人納交地租五百金此固著有明文自道光二十年以後邊警既開海隅不靖葡遂乘機指為己有近且於望夏一帶編列門牌按戶納餉亦幾歸其所轄序沚灣左右建設兵營征收屋稅已駸駸及於界外而中國緝私

之船反不能至其境中一步粵省大小官盡恐以度外置之從未敢據理以與之相詰難者是則有所不解也以葡人言本朝順治二年曾與之立約通商嘉慶四年割地與居而立海防同知衙門以治民遇事華官與葡官共理載在舊章班班可考特是稽之向時案牘未聞有是也惟向時粵省督撫或經出示諭民爲招徠商賈計耳此又何足爲據況其中更有可議者莫如招人出洋一事蓋招工者每藉詞於出洋開墾荒土自有此舉而匪徒遂視爲利藪拐騙販之弊層見叠出愚民無知受其陷害入其牢籠至於蹤跡杳然存亡莫問者不知凡幾此實設坎阱於境中有心世道者所當極爲禁絕也往年西洋總督雖經行文中禁而招工者悍然梗命置若罔聞且幾至囂然思動此令不行於其國亦宜設法爲

之辦理我國家道在懷來禮樂柔遠即成給地暫居恩加格外然藉以通商非借以售奸今竟視爲捌匪所萃淵藪至戕以中國十數萬生靈擲於洪濤巨浸之中殞於礮雨彈烟之地此其戕我民命辱我國體不亦甚哉茲聞葡萄牙國王已遣公使伯爵賛烏亞厘阿前來中國馳詣京師請立和約通商各埠於諸口設立領事官於京師駐劄公使與歐洲列國視同一體此正我朝廷所當遬革整頓時也夫葡萄牙之在歐洲土壤褊小幾類滕薛邾莒其視中國不過蕞爾彈丸耳蠢之所以敢飛揚跋扈者以中國多故之秋未遑兼顧今者髮捻回苗漸次誅夷文德武功震爍宇內苟下以尺一之書無有不竦然遵奉者首宜索還澳門一隅歸我管轄畫疆置守設官治民建砲臺戍兵卒以固我邊圉用資屏蔽凡葡人

之生長行賈於其地者仍可相安無事一切聽其自便毋得稍加苛刻所以示懷柔旺貿易也次宜撤招工之廠禁止販人出洋有犯此者嚴加懲罰宜與英法美商以巡船駐澳門海口遇載客之船必細爲盤詰有犯販拐者船貨充公船主舵工治以應得之罪如是弊始可杜倘葡使詣京總理衙門不將前後各事與之反覆辨論而竟委曲從其所請則機會一失不獨澳門之索還無日而歲委十數萬赤子性命於異域亦大可惜謹就管見所及具論如左伏冀採擇不勝幸甚

蘅花館詩錄自序

余不能詩而詩亦不盡與古合正惟不與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見余足不出里巷目不覩邱墳所與交接者又絕少當世通人名士方弇鄙自愧何敢言詩不惟不敢更何足

以知詩然竊見今之所爲詩人矣摘㯬以爲富刻畫以爲工宗唐祧宋以爲高躡杜能韓以爲能而於己之性情無有也是則雖多奚爲慨自雅頌降爲古風古風淪爲律體時代旣殊人才亦變自漢魏六朝迄乎唐宋元明以詩名者殆不下數千家後之學者難乎繼矣詩至今日殆可不作然自有所爲我之詩者足以寫懷抱言閱歷平生鬚眉顯顯如在同此風雲月露草木山川而有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則自異矣原不必别創一格號稱初祖然後翹然殊於衆也余自少讀詩自古作者以逮　本朝諸大家皆欲討流泝源窮其旨趣久之益知作詩之難及長雖有所作未敢持以問世惟願滌慮明經師楊醒逋茂才稍稍見之以爲可存竊嘗謂所貴乎詩者與苟同甯立異必自淺之深由麤而精歷觀古人作亦

有不盡佳要其研精殫力積數年十年而後成自有一家面目在夫豈徒以絺章飾句爲事哉性情之用眞而學問亦寓乎其中然後始可與言詩矣余今年二十有二歲積詩凡數百首要不盡可存但願質諸天下後世之能詩者以共相印證可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夏四月下旬衡華館主識於甫里行素園之南窗

華胥實錄序

余自十九歲春間偶有所感而入夢無一夕間至二十二歲夏乃止不作曾裒集三年來夢中所歷之境爲華胥實錄而序之曰夫人處宇宙間猶蜎蠕耳其所歷之富貴聲華曾不能一瞬則生平之豐嗇榮辱悲喜合離境也遇也而無非夢也石火電光鏡花泡影應作如是觀嗟予不幸脚插塵中凡

前之因果後之輪廻俱未可知而一身所値之境遇俯仰間遂有爲陳迹者予獨何心詎能堪此嘗聞意之摯者神或得而通之神之注者地不能以域之此夢之所由來乎且夫一往深者情耳而緣之已定境每限之遇每制之至使思之不得猶之不可乃憑虛造爲奇境幻遇而托夢以傳之則我之欲言無可言欲見未由見者畢於是乎寄如是卽欲日求在夢中而不可得何也舍夢皆天涯睽隔時也故予以生爲至悲以夢爲至樂人雖覺而如夢余雖夢而猶覺蝴蝶悟理身世皆空蕉鹿忘機爾我莫辨使予長夢以終其身勿覺以迷其性則感促歡淹亦云遂矣是以所離者身所合者心有心中之心雖以離遂有身外之身作以合嗚呼穀不並時死不同穴而祇於夢之頃親其聲欬接其形容以聊訴纏綿鬱結

其緣爲何如耶我生不辰素心莫慰彼蒼者天曷此其極夢
中人其鑒予哉

弢園文錄外編卷七終

長洲　王韜　仲弢甫

送日本八戸宏光遊金陵序

日本八戸宏光余海外文字交也宏光姓八戸字順叔爲日本國都江戸人祖若父皆有位於朝固東瀛貴胄也順叔少讀儒者書顧不樂仕進喜留心當世經濟慨然思爲汗漫之游曾遍歷歐洲諸國習其文字語言攬其土風俗尙辨其輿圖形勝皆一一羅列胸中非所謂當今有志之士哉乘槎東還始識余於香海順叔方以書法震耀一時索字求書者戸外屨滿無不以得其片楮尺幅爲榮及游羊城公卿大夫皆折節與交敬禮優隆情文渥摯一如在港時順叔之爲人傾倒也如此今春別余之春申浦上當道名流爭相延致月杪

郵書告予將偕其國東諸侯數陪臣往遊江甯特索一言以壯其行余維江甯舊號金陵爲六朝建都勝地明代列於陪京稱爲南畿其尤爲重地也可知繁華名勝甲於他郡自遭髮寇之亂遺踪古跡百不存一湘鄉節相合肥宫保前後節制其地力爲整頓於是燬者建圮者新藉以點綴名區順叔於此嘗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怨形與嗟慨焉今昔又必選勝探幽窮其佳境訪儔覓侶交結賢豪與之筆談往復彼唱此廢當不寂寂也況順叔於書無不工能左右手把筆作字並皆佳妙或以口運筆而書疏密有致別饒丰韻具此絕技何患不傾其流輩所至倒屣闗順叔偕行諸友中有工於畫者每涉歷佳山川輒命筆摹寫狀其景物而志其道里之險易遠近其友圖之順叔記之然則其遊也豈徒娛目

騁懷而已哉江甯寓公如李壬叔張嘯山魏槃仲湯衣谷諸君皆余友也並天下奇士湘鄉節相特羅致之幕府俾各得盡其所長順叔嘗往見之庶幾不負此游嗚呼順叔胸中包幷靈囊別具懷抱固非局於承睫間也即其爲人所欽慕也亦自有眞學問在非假虛聲以動衆者矣順叔其勉乎哉

送政務司丹拿返國序

香港蕞爾一島耳固中國海濱之棄地也叢莽惡石盜所藪獸所窟和議旣成乃割畀英始闢草萊招徠民庶數年間遂成市落設官寘吏百事具舉彬彬然稱治焉遭值中國多故避居者視爲世外桃源商出其市賈安其境財力之盛幾甲粵東嗚呼地之盛衰何常在人爲之耳故覩其地之興即知其政治之善因其政治之善即想見其地官吏之賢若丹拿

先生者其爲今之良有司者非耶其職在董理華民事實稱賢勞蓋其地雖英屬而來旅之民華居十之七八是以華事尤繁劇先生不敢憚煩務盡其情於中國言語文字民風俗尙尤能熟悉深究蒞任以來興利除弊理冤平抑凡港之民舉嘖嘖稱其公正廉明如一辭今將歸國特介范君雙南索言於不佞顧不佞何足以知先生即言亦豈能盡先生萬一范君乃爲余言曰汝爲承乏督署獲識先生久矣猥假顏色辱盼睞不以汝爲爲不可教間奇請益無有倦容先生持已也介待人也和忠國愛民其素所抱負然也余曰能如是是固今之良有司也方幸港民樂得有賢大夫以久爲之治而奈之何遽去也不佞聞邇來西國屬地無不有華民往貿易者非由其待之厚治之公煦育保持於無形孰肯離逖鄉國

而出其地耶然聞金山所設華民司事之官因不識華言民頗弗便夫治其民不習其言則弗悉其情必至職曠事弛訟獄滋弊有負上之設官之意今先生之於華事稔矣孰能售其奸哉宜乎港民之頌弗衰也聊據不佞所聞於范君者以贍先生之行弗敢諛亦弗敢贅

送西儒理雅各回國序

三百年前中國人士罕有悉歐羅巴諸邦之名者自以大利人利瑪竇入中國與中國儒者遊出其蘊蓄著書立說然後上自卿大夫下逮庠序之士翕相傾倒知有西學矣繼而接踵來者皆西方名彥凡天文歷算格致器藝無不各有成書其卓卓可傳者均經采入 四庫以備 乙覽其言教之書曰天學初函著錄附存目中覽者已歎爲西儒述譔之富然

余嘗得其書目觀之不下四百餘種知當時所采進者不過蹄涔之一勺而已自是以來歐洲各國航海東邁史不絕書而英國獨以富强雄海外估舶遍天下特來中國者多貴官巨賈嘉慶年間始有名望之儒至粵曰馬禮遜繼之者曰米憐維琳而理君雅各先生亦偕麥都思諸名宿橐筆東遊先生於諸西儒中年最少學識品詣卓然異人和約既定貨琛雲集中西合好光氣大開泰西各儒無不延攬名流留心典籍如慕維廉禕治文之地志艾約瑟之重學偉烈亞力之天算合信氏之醫學瑪高溫之電氣學丁韙良之律學後先迭出競美一時然此特通西學於中國而未及以中國經籍之精微通之於西國也先生獨不憚其難注全力於十三經貫串攷覈討流泝源別具見解不隨凡俗其言經也不主一家

不專一說博采旁涉務極其通大抵取材於孔鄭而折衷於程朱於漢宋之學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尚書兩種書出西儒見之咸歎其詳明該洽奉爲南鍼夫世之談漢學者無不致疑於古文尚書而斥爲僞孔先生獨不然以爲此皆三代以上之遺言往訓援引多見於他書雖經後人之裒集譬諸截珥編璫終屬可寶何得遽指爲贋托而擯之也乎允之論洵堪息壁喙之紛爭矣嗚呼經學至今日幾將絶滅矣溯自嘉道之間阮文達公以經師提唱後進一時人士稟承風尚莫不研搜詁訓剖析毫芒觀其所撰　國朝儒林傳以及江鄭堂漢學師承記著述之精彬彬郁郁直可繼美兩漢超軼有唐逮後老成凋謝而吳門陳奐碩甫先生能紹絶學爲毛氏功臣今海內顧誰可繼之者而先生獨以西國儒宗抗心

媚古俯首以就鉛槧之役其志欲於羣經悉有譯述以廣其嘉惠後學之心可不謂難歟然此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自謂此不過閒出其緒餘耳吾人分內所當爲之事自有其大者遠者在也蓋卽此不可須臾離之道也先生少時讀書蘇京太學舉孝廉成進士翔歷清華聲名鵲起弱冠卽遊歷六甲繼來香港旅居最久蓋二十四年於茲矣其持己也廉其待人也惠周旋晉接恂恂如也驟見之頃儼然道貌若甚難親而久與之處覺謙冲和靄之氣浸淫大宅閒卽其愛育人才培養士類務持大體弗尚小仁二十餘年如一日也粤中士民無論識與不識聞先生之名輙盛口不置嗚呼卽以是可知先生矣今以有事返國凡遊先生之門涵濡教化者無不甚惜其去而望其卽至余獲識先生於患難中辱以文章

學問相契於其歸也曷能已於言哉是雖未敢謂能識先生之心而亦畧足盡其生平用力之所在矣願與海內之景慕先生者共證之可也

徽歙香海藏書樓序

夫天下之益人神智增人識見者莫如書內之足以修身獲性外之足以明體達用是以嚮古力學之士多欲聚書籍以資涉覽務博取精各視其性之所尙然藏書而不能讀書則與不藏同讀書而不務爲有用則與不讀同　國朝文學昌明經術隆懋士大夫家雅喜藏書而其間途徑亦略區異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牧翁絳雲樓讀書者之藏書也趙清常脈望館藏書者之藏書也洪亮吉北江詩話云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原本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

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版片註其訛錯是謂校讐家如盧學士文弨翁學士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以補金匱石室之遺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政丕烈鄔鎭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獨是言藏書於今日則有甚難者江浙素稱藏書淵藪而自經赭寇之亂百六颷回燼於刼火圖史之厄等於秦灰即不佞插架所儲亦半散亡於兵燹誇天下事有聚必有散其勢則然而惟書籍一物遭物厄之爲尤甚粵東久享承平學問文章日趨雄盛淹通之士類喜談收藏而精鑒別近如潘氏之海山仙館伍氏之粵

雅堂搜羅浩博足與海內抗衡而伍氏尤多秘籍所刊粵雅堂叢書採錄宏奇鉤稽精審皆正定可傳顧此皆私藏而非公儲也我國家右文稽古教澤涵濡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特命繕寫副本建三閣於江浙以備存貯在杭州西湖者曰文瀾在揚州者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詔士子願讀中秘書者就閣廣爲傳寫用以沾溉藝林實無窮之嘉惠也他若各省書院學校皆有官司然書吏每過爲珍秘非盡人所能得觀沿至日久視爲具文良可慨已若其一邑一里之中羣好學者輸資購書藏庋公庫俾遠方羈旅皆得入而覽討此惟歐洲諸國爲然中土向來未之有也今將有之自香港始香港地近彈丸孤懸海外昔爲棄土今成雄鎮貨琛自遠畢集率皆利市三倍一時操奇贏

術者趨之如騖西人遂視之爲外府於是遊觀之地踵事增華此外如博物院藏書庫亦皆次第建築顧旅是土者華人實居八九近年來名彥勝流翩然蒞至裙屐清游壺觴雅集二三朋好結文酒之會者未嘗無之即其間習貿易而隱市廛者或多風雅高材如周青士朱可石其人類亦不乏如是豈可讓西人專美於前哉同治己巳特立東華醫院百廢具舉陳梁二君之力居多一切規模宏遠港中人稱之不容口邇又延邵君紀棠創開講堂仿古讀法事日述嘉言懿行由漸漬以化流俗甚盛事也而張君伍君猶以文教未備爲憂慨然思有以振興之謂港中儲積富饒獨書籍闕如不第異方來遊者無以備諮訪而資考覽不足爲我黨光即我儕亦無以爲觀摩之助亟欲糾集近局賈儈儲書以開港中文獻

之先聲特來索一言於不佞不佞作而歎曰善矣哉馮伍二君之爲斯舉也此向者所未有而有之於今日者也當必有素心同志之人以先後贊襄於其間蓋天特欲興文教於港中故假手於諸君子以成之耳夫藏書於私家固不如藏書於公所私家之書積自一人公所之書積自衆人私家之書辛苦積於一人而其子孫或不能守每歎聚之難而散之易惟能萃於公則日見其多而無慮其散矣又世之席豐履厚者雖竭講搜求而珍帙奇編一入其門不可復覩牙籤玉軸觸手如新是亦僅務於其名而已曷若此之大公無我咸能獲益哉不佞嘗見歐洲各國藏書之庫如林縹函綠綈幾於連屋充棟懷鉛槧而入稽考者几案相接此學之所以日盛也將見自有此書樓之設而港中之媚學好奇者識充聞博

必迴越於疇昔有可知也不佞故樂爲之序以告同人

徵設香山南屏鄉義學序

鄉學之設始三代校序庠名異而實同推之於州黨閭里皆有學其制寖廢仕而已者歸教於鄉朝夕坐於門側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卽後世義學之權輿語古人出則負耒入則橫經門塾之學所以束民於禮義至重也後世行之乃及於貧子弟之無力就傅者然亦具有先王之遺意焉粵東香山縣境之西有南屏鄉距濠鏡四五里許山巒聳峙淵水瀠洄允宜挺生異才鄉中聚族而處者約五千餘人循古義宜設塾特無其人爲之倡容太守純甫自滬旋粵將岌岌有志於爲是舉太守少嘗讀書於米利堅者十年兩試太學褒然居首雖西國通儒碩彥皆逡然退避三舍今又奉 天子命督率

學童徜洋肄習謂非非常之人哉太守學既有成因思有以教其鄉之人務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以備他日 國家之用其規模之遠度量之宏固非僅取效於一時已也所擬章程集思廣益所籌經費就衆輸貲先之以暖獻抽徵繼捐之於富家殷戶務得其平一鄉之人無不踴躍嗚呼我 國家以文治天下經學昌明遠軼前代凡州縣無不設學校建書院用以甄別士流講求實行顧此皆官學也義學者卽以補官學之所不及一鄉有義學則一鄉之人皆趨於善何則以禮樂詩書之氣默消兇肆於無形而乖戾之端邪僻之教自無由入於其心其所以優柔觀感者誘機至速而用至神也況乎子弟之貧而無業者任其荒於嬉戲習於游惰則必至驕很恣睢而不止極頑弗率父兄之憂也奸莠爲匪鄉里

之累也其弊率由無義學以爲之歸誠能鄉設義學教導有序則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習文資秉魯鈍者亦得工於藝而可使野無遺賢里無廢人其效之可覩蓋有如此者方今　朝廷重西學尚實行不惜破成格以收奇士將見義學之中豈無殊尤拔萃之姿足以破浪乘風慨然抱宗慤終軍之志馳驅異域探求絕藝者即不然試之郡邑列之庠序登之賢書貢之朝廷亦得以黼黻隆平刻畫金石以鳴　國家之盛而下足爲里黨光夫孰非於義學肇其端哉邇來各直省義學中人才迭出如浙之周伯蓀學士者固皦然可徵者也太守之奮然欲成是舉其志固非尋常所可限量而其見亦非僅在區區之富貴利達間蓋敦風俗崇教化育英才乃其大者遠者在所宜先也特是莫或倡之則事不集莫或繼

之則美弗彰何望有與太守同志者始終以持之也不佞樂
覩厥成故敢贅一辭爲之緣起仍質諸太守以諗同人

火器說略前序

庚辛之閒江浙淪陷余以避兵來粵樂香港之僻遂寄跡焉
旅居多暇壹意治經時西儒理君雅各方譯尙書招佐編輯
因識黃君平甫平甫固通西國語言文字之學者少時曾游
米利堅讀書於小學而能識其大一日偶述丁雨生觀察在
吳淞以李宮保命任書見招觀察監制礮局所製極精命中
及遠屢收其效軍中號爲飛礮火器之法自西洋流入中國
今中國造作每不及西法之長豈其心思智力有不逮耶抑
其法未殫盡善耶因謂平甫今軍事方棘平賊要務首資利
器何不貢其所知少爲觀察助兼以上答宮保公虛己訪求

之盛心滅寇之功于與有勞乎爾乃出其篋中西書譯有錄鐵造模置爐鑽礮驗藥五則其次則測量各表附以繪說余爲之第其先後增損裁汰之參以曾見佐以近聞所有論說諸條皆係貢自鄙臆惟測量說中天空風氣阻力爲西書新義向來兵家者所未言書既成因名之曰火器說略而序之曰嗚呼至今日而言用兵人人自以爲能知兵矣至今日而言西事人人自以爲能稔西情者矣不知知兵者不當在既用之後而當在未用之先稔西情者不當在西人方張之時而當在西人始入之日有心者方且瞻顧咨嗟仰盱旁矚而嘆其禍之烈之一至於斯也然而來軫方遒補牢未晚則所以爲目前計爲後日慮者誠不得不早言之矣火器之法特其一端也近今新法迭變而我中國方且墨守成規視爲特

創甚者官惜工貲匠減物料多窳隳而不適於用軍營殺賊所需稱之爲利器者半購自外國機括偶壞修葺無人既知以火器爲重而行陣之閒仍恃刀矛武科之開仍試弓石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凡此皆其蔽也今者江南砲局之設延西人爲教習所鑄皆泰西新法是則以後西法不慮其不明所要者在用之於臨時練之於平日耳夫有利器而無善用利器之法與無利器同有善法而無能行善法之人與無善法同用器行法之人是在勁兵良將而已欲得勁兵必先求良將有良將導以善法有勁兵用此利器斯賊不足平矣嗚呼今天下患苦賊久矣兵與賊遇相距尚遠即以鎗礮轟擊藥竭彈盡紛然駭走是千百鎗礮曾未能收一鎗礮之用也雖有火器奚恃且所貴乎火器者爲其能殺賊也不能殺

賊而反為賊殺豈火器之咎哉不善用之耳故以火器殺賊當以善用火器之人為前列賊至乃發發無不中數里之間可使盡殪兼以火陣火箭火龍火雷制賊騎之衝突而佐火器之所不及於是遇無不殺而火器乃得以收其全功矧夫治今日之賊計非多殺不可上游既已肅清而蘇常亦盡收復賊所負嵎固抗者金陵一隅耳此無非兇酋悍黨惡積罪盈萬無可免理金陵依山而阻江以兵力破之則難以火器攻之則易水則用輪船施炸彈於高桅陸則藉土阜發巨礮以下注焚廬舍燬積聚則賊無有不亂者因其亂也而攻之靡不濟矣雖然火器之用非但藉以殺賊已也殺其已作賊者而未為賊者知警殺其甘心從賊者而不願陷賊者感思自拔來歸寇氛既息民氣乃靜國本既固外侮不興是則火器

者善用之則足以威民而儆戎自古聖王在上不廢用兵夫亦曰平所不平殺以止殺也火器之行非以助殘忍亦欲除姦去暴充其不忍之仁而已忍於賊而不忍於民忍於敵而不忍於鄉斯其所以為仁也能存此心火器雖千百世不廢可也吾故曰爲目前之平賊計後日之威敵慮者火器其一端也而可不亟爲講求哉

火器說略後序

火器殺人之具也講求而底於精者莫如西洋中國火器有時或不能殺人惟西洋則可以操必勝術故其兵獨强於天下邇來亞洲諸國多思依法仿製以期有備無患其轉移之尤速者莫如日本幾駸駸乎思駕其上顧近日西洋鎗礮之製亦少變矣如昔之蘇乃得美之士廉文法之婁士鉢皆西洋新

法名槍更及墨迭兒督士徵皆能於一秒許立發數十響命中及遠神速無比然窺其意猶未已也必至精益加精新益求新而後其變乃極是則亞洲諸國即使效而行之夫亦止踵其舊法耳未能於法外有所特創也而亦安能與西洋抗衡余遊蘇京博物院見所陳列大砲举於尾進藥彈砲膛皆有螺絲槽紋其彈多重至七百磅能洞徑尺之鐵以視余是書所云已幾如陳編故楮深慨再閱數十年且不足以覆醬瓿去冬安南使臣陳君望沂枉過讀余是書願爲之付手民余告以此不足學當更求其新者陳君曰不然近時法雖屢變而規矩準繩固在於是初未能大爲相遠也因命寫官鈔副册以去余因陳君之言而知火器之變極於今時火器之厲必在後日此人事亦天道也不然殘殺轟裂之慘幾於人類

胥亡有生同蓋豈仁者之用心哉此則余作是書之私願也

法國圖說序

同治九年庚午春予從泰西歸丁中丞以其所纂地球圖說郵寄粵中命余增輯史事裒益近聞著爲定本其書自米利堅人原本譯出識小略大多所遺漏遣詞命句未極雅馴余因先從事於法志爲之甄削繁要區分體例增損改置條繫件分凡六閱月始得蕆事其間攷析原書者六卷首爲法蘭西總志三卷次爲法京巴黎斯志一卷又次爲法蘭西郡邑志二卷此外就見聞所及或采自他書或錄諸郵報益以廣述八卷首爲法英婚盟和戰記二卷次爲拿破崙第三用兵記二卷次爲普法戰紀三卷又次爲瑣載一卷區畫疆域指述山川民風物產具陳槩然爲總志上政分今古綱舉目張

規模漸備首在富強爲總志中舊三十三部新八十九府繼析條分屬藩後附爲總志下宅中建都綱維全土負海阻山爲其門戶爲法京志瓜疇芋區經理宜詳居民度地此界彼疆爲郡邑志上下昔攻今合比附相安一或不競脣亡齒寒爲法英婚盟和戰記上下因勢竊據遂逞梟雄外強中槁卒召伏戎爲拿破崙第三用兵記上下盈覆驕亡禍機倚伏非戢自焚身衛國蹙爲普法戰紀上中下學術不同器藝足述旁諏敵情無遺纖悉爲瑣載敘述大指略具於此矣然余初抵倫敦即致書法國學士儒蓮謂宜撰成國志俾二千年以來事迹犂然有所發明得以昭示海內此亦不朽之盛業儒蓮未有以應也余三年中往還皆取道於法境故得兩經法都覽其宮室之雄麗廛市之殷闐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強

未嘗不嘆其外觀之赫燿也及徐而察其風俗之侈靡習尚之夸詐官吏之惰驕上下之猜忌亦未嘗不慮其國不可以爲國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嗚呼法在歐洲爲千餘年自立之國喜選事善用兵歐洲全局視之以爲安危列國於會盟征伐諸大端無不遣使集議於其都而法爲之執牛耳其國威兵力之足以懾人豈積漸使之然矣盛極而衰此其變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理之常法奈何不悟哉雖然莫謂法無人也一二老成人蓋有太息痛哭流涕以私相告語者徒以職位不尊事權莫屬雖言而不見用自古事勢一去智愚同盡運會所乘才肩共奮夫亦準諸天道而權諸人事耳豈由一朝一夕之故哉論者但知法之所以盛而不知法之所以衰固不得爲探本窮原者矣法之盛法固有以

致之法之衰法亦自有以取之并不得爲弱法者咎也吾願歐洲諸國學以法爲鑒焉可也特余志法之意更有進於此者法通中國已三百餘年於泰西諸國爲獨先名流碩彥接踵東來無非借天算格致以陰行其主教其勢幾至於上動帝王下交卿相有明之季靡然從風實足爲人心學術之隱憂流弊至今亦緩通商而急傳教中外齟齬之端率由此起即其國之政權亦半爲主教者所把持今之法王拿破崙第三溺之尤甚至稱爲護法宗師失鄰國之歡召兵戎之釁未始不由乎是然則彼之所謂主教者曾何益於人家國哉況乎國中講堂相望教師如林習教傳徒遣人四出民間每歲糜費金貲不下鉅億萬此即法削弱之所由來也奈之何法猶不自知也法不自知而尚欲强行之於人國不亦傎乎嗚呼

天生烝民作君作師君也者無異政與民同欲師也者無異教爲民立命政與教不相統而適相成此世之所以治也泰西諸國政教一體互相維持而卒亦治者有治人也其循至於亂者無治法也且爲教之故至於父母兄弟相殺獨何歟特是言主教於今日歐洲諸國久已深知其非其勢亦將漸衰不足爲患惟法獨承其弊耳然則法其可不改絃易轍急自振勵哉吾方爲後日之法望之矣

普法戰紀前序

同治九年庚午秋法因爭立西班牙王子一事與普搆兵普先與師伐之懸軍深入所向皆捷法王兵敗於師丹遂降普軍進圍其都城一百四十二日糧絕援窮法人不得已願加納識和同治十年辛未春盟成釋兵弭怨計兩國相持七閱

月法坐是地削國蹙幾於一蹶不振而普愈稱雄於歐土余摭拾其前後戰事彙爲一書凡十有四卷大抵取資於日報者十之三爲張君芝軒所口譯者十之四五網羅摉采得自他處者十之二三既成將付剞劂而爲述其大略曰嗚呼余之志普法戰事豈獨志普法哉歐洲全局之樞機總括於此矣普强法弱此歐洲變局之所由來也昔中歐洲而立國西有法而東有俄皆强鄰也義者爲法所制幾於一步不可復西日耳曼南北列邦勢渙而不聚雖推墺爲盟主亦僅擁虛名而已以春秋列國之大勢例之歐洲普僅等宋衛焉耳英法俄墺則晉楚齊秦也近十餘年間普國勢日尊伐嗹伐墺坐成强大而法方晏然於其際猶復自恃雄盛輕啟釁端此法之所以幾覆也昔普興而墺衰論者遂以普法英俄爲四

大今昔強而法弱論者乃舉英普俄爲三雄然而法國之興衰強弱實爲歐洲變局一大關鍵何則以地當衝要也若英雖雄強其地僻懸海外無繫於大局故以法輔英則英益強以英輔法則法不蹶昔之英法常相攻以其時歐洲諸國勢均力敵皆不足以制英法也今之英法常相合以俄驟興於東方以制土強普崛起於西境以懾奧強皆足與英法抗衡而爲難以英法普俄四者並峙可以維持歐洲互相牽制以幸無事四者之中弱一个焉則必不能成鼎足之勢事變之來所必然也泉爾俄以改黑海之盟告英普以售法火器之舉責英是普俄相合以難英也其難英者蓋乘法之敝而起者也英雖不隨法之強弱爲盛衰而一旦有事於歐洲必不得遑以其勢孤也黑海更盟俄人僅以一紙書抵十萬甲兵

英國拱手聽命莫梗一詞舉前日勞師糜餉之功棄之於一旦英嘗不自惜哉誠以環顧諸邦皆無能與俄爲役者也故在今日欲維持歐洲之大局莫如昔與英合普英合則足以制俄而勢力既均歐洲諸小國可無蠶食之虞土耳其之爲歐洲諸國屏障者可以自固藩籬必不至爲俄所撤如是則歐洲之局不可變然而必不能也昔俄交歡方密英勢愈孤斷難以一雄而當兩大他日者俄爲東帝普爲西帝或將並雄於歐土然果其長並雄乎是則普之利也夫國家興廢何常之有當其戰勝攻取之時赫赫勳威莫不震懾而舉事一不當蹶之者已至矣法國天下莫強焉其疆宇之廣斥人民之衆庶財物之富饒兵力之猛鷙器械之精利防守之嚴固歐洲中幾無與埒乃與普一戰而蹶敗不旋踵未浹三旬王

貪師黷幾比於摧枯拉朽其故何哉由法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法在歐洲恃桀驁肆幷吞以陰狠濟其雄猜以窺覦行其貪毒兼土拓疆未厭谿壑諸國幾視之若無道虎狼秦故其敗於普也幸之者多惜之者少雖以英俄奧之邦婚媾之國亦不敢爲之援顧普雖勝法而所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者不可不講册曰法後日之不能報普也法之力獨獨則易集普之力分分則易渙普藉衆邦之勢始成其强一旦內搆與而外侮作削弱之機可以立見夫法以一國敵衆邦則不足以一國敵普則有餘使當日普無南北日耳曼之助普法二國比權量力則勝負之數未可知耳是則普安得以勝法爲矜哉當今之時處今之勢普當持歐洲不變之局與諸國相安於無事然後可以長握其權恒蒙其益道當奈何曰收與

以爲輔合英以自固進可以拒敵退可以保邦聯弱小以制强大均勢力以靖兵戎無創遠交近攻之謀無貪拓土開疆之利尤要者則在親俄防俄而勿使之東如是歐洲可以長享太平而普亦恒得有其强矣至於合俄而拒英是俄之利非普之利也普俄合而英孤歐洲諸小國其危矣英旣不能敵普俄則勢必退處三島仍其初服歐洲幷兼割據之事不與聞可也於其國本固無傷也歐洲諸小國其幸存者旣皆北面稱藩於普俄此時普俄四顧無虞無所事於用兵而於是普之忌惟俄俄之忌惟普普不取俄則俄取普斷無中立者也兩雄相角必有一蹶以地勢論之俄能幷普普不能幷俄何則俄大而普小也由是羅馬一統之盛將復見矣普果何所利而合俄哉但知目前而昧於日後此明者智者之所

不爲以普王之仁武不殺普王子之用兵如神普首相之慮無不燭普軍師之算無所遺而所料顧不及此鑒乎俄之術中而不悟至廿爲其所用斷不然矣顧我所尤深感者不在國運而在天心也普法啟釁之始不自其先不自其後而適在去歲之秋蓋天不欲法以私忿毒天下也法蹶普興而俄得志豈英之福哉天其或者特創歐洲之變局而使此後多事未可知也或但弱法强普使諸國援爲鑒此後竟無所事亦未可知也善體天心者無虞鄰國之難而益勵其修習武備振邊防習戰守練水攻造艦砲精藝術師長技明外情先自立於無間之地而後敵乃不得伺間以乘我此之謂折衝於無形而戰勝於不兵若普法今日之戰雖爲歐洲之變局而亦庶幾普法之轉機普覘國運者毋以勝爲吉毋以敗爲

凶盛即衰之始弱即強之漸句踐臥薪嘗膽卒以沼吳燕昭禮士求賢卒以殲齊法於此時正當撥亂求治厲精蓄銳先蠱其在我而後可以得當一洒其恥故普毋狃乎勝有所恃則驕心乘之矣法毋惕乎敗有所沮則怠氣中之矣驕則必覆怠則不興此非以承國運而挽天心也想普法必能知所以自警矣因序普法戰紀縱論之如此蓋為後日之普法鑒也

普法戰紀後序

嗚呼觀於普法之戰而知天下之變已極也自古兵凶戰危聖王不得已而用之流漸至極至用火器亦不仁之甚者矣西國行兵專恃火器其製獨精於天下自有火器之用而良平無所施其謀賁育無所逞其力苴武起牧無所行其法凡

所謂修陳固列編伍補闕坐作進退騎射擊刺叢舉而歷之而惟收功於一發兩軍交轟萬馬騰蹴雷激電駭骨滅肉消須臾之間數十里之內百餘萬之衆無不糜爛摧崩同歸於盡極其所至幾不難胥人類而殲之矣其不仁何如哉昔法普兩國火器之精甲歐洲蔑士外之戰一日而喪者十萬嗣後普之所以勝法者無非假火器以爲功隳城垣焚室廬郡縣榛墟生靈塗炭以此毒法民而法民從割地酬餉幾於一蹶莫振然則同一火器也而優劣勝負懸殊至於如此自是而諸國效之變本加厲將來火器之慘烈必至無所底止噫此非仁者之所忍言也殺機肆生理絕天心仁愛必當窮而有轉機則火器之厲將必不遠然今日泰西諸雄國行軍之道亦極其變矣大者帶甲百萬小者亦控弦數十萬按其輿圖

僅抵中國一二省考其版籍不足當中國一大郡名曰寓兵於農而幾盡驅通國之民而爲兵一旦有事無不披堅執銳奔走疆埸爲國家犯難衝鋒此其所以兵數日多爲戰愈亟或不幸而大侵小强幷弱仗義之邪起而相角於是裂山嶽沸波濤不難殺人盈城積骨塡海輕性命於蟲沙消萬有於一炬歐洲危亡之機可以立見故曰火器之釀不遠也予與氏有言曰善戰者服上刑況乎造不仁之器豈有不得不仁之報火器之入中國自法始故名神機之銃曰法郎機是在歐洲中始作俑者法也恃其利以毒他國而卒以自毒謂非天道報施哉前鑒未遠來軫方遒昔亦可據以自警也徒恃利器亦蹶而已矣我嘗博考西國戰籍默驗其盛衰强弱之故而慨然矣歐洲列國雖長航海其通東南不過三百餘年

其互相雄長亦僅在歐洲一隅而已百餘年來吞并印度跨有東南洋其勢駸駸日盛然猶未能遽逞也待舟車既捌鎗礮彌精長駕遠馭力乃有餘至於今日歐洲列國轍迹幾遍天下鶚視鷹瞵龍驤虎踞諸國無不拱手交讓莫敢攖其鋒不知彼今日所挾以凌蔑諸國者即他日有聖人起所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夫彼既割據日多則爭競迭出欲以誇強而侈勝遂不得不增兵而益防舟車鎗礮之技盡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駕其上顧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後必至鬥智鬥力之俱困然後已蓋智巧至是幾莫能加未有物極而不反者也嗚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氣安能久長也哉議者歐洲諸邦兩國用兵僅以萬計國中兵額亦僅數萬後則出師漸至數萬額兵漸至數十萬然拿破侖之戰稍爲古今所

僅見者諸國之兵亦祇有十五六萬而已以視今日殆不及十之一也故以今日大勢揆之人但見其事事講求物物精審似若雄視一切不可限量而不知智巧愈極機詐愈深情僞相感利害相攻禍患之來氣機已召人皆謂其强之至者吾正謂其衰之始卽彼自以爲遠勝於古者而殘殺之慘吾正謂其遠不古若蓋徒講武備尚兵力刻鷙奮厲以相傾軋而懾制則必有一蹶者矣卽使鯨騰虎攫於一時而蠭起而摧滅之者已乘其後强弩之末難穿乎魯縞承霸之稷終潰於懸滿天道循環斷不或爽嗚呼自開闢以來歷觀前史有如今日之奇巧已極地力已極者乎天地生人之變至於如斯而尚聽其流而不返造物亦恐無以供其鐫劖然則去彫琢而歸醇樸屏詐力而尚德行將在此百餘年間矣察微知

著惟明者智者能之耳而英國遠識之士已能見及乎此一日英廷臣集論於議院一紳起而言曰歐洲諸國今以英俄普墺為巨擘然英有迥不如俄普墺者觀於國中兵士多寡一端已可見矣俄兵一百四十餘萬墺一百七八十萬普亦一百六十餘萬而英僅十萬而已而如比利時瑞士土耳其嗹國等皆藉英力以資保衛設使一旦有事或俄欲取蘇彝士普墺欲取鄰近各小邦則英將何以處之即曰英以水師戰艦稱雄海上而有時有無所藉於水師者區區十萬之衆曾不能當其十一則英於此將奈何於時總理外部大臣閣之末有以應不知天下大勢惟理可以持之豈徒尚力哉苟以力凌人則鮮不蹶矣法之已事其明驗也夫欲闢土疆廣財賦以厚自封殖此私也非公也恃其力而縱橫自恣適足

招鄰國之怨而已即使力不能敵一旦必有羣聚以起議而躪之者矣若夫睦大國保小邦以期相安於無事維持於不敗此公也非私也一旦苟有敵國外患雖力不足以與之相抗而理足以勝之理之所在衆自助之能集羣力以爲力能合衆心以爲心則又何兵寡之足慮俄之欲兼幷土國普墺之欲蠶食鄰邦其所爲者惟一國而已俄益大則普墺不願也普墺益强則俄亦不欲也明其情勢審其利害辨其公私正其所爲理與力之間英雖以十萬衆橫行於俄普墺三國間可也顧英此時方亟亟乎嚴邊防增兵額籌餉糈自爲支持計則以時尙未可也蓋以普法之戰觀之天下大勢不極其變則不能復將來天下各國必至舟車之致遠同鎗礮之利用同兵力之戰勝同機器之製造同一切巧術視爲長技

而後彼乃無所恃以驕人混同之機於是乎在故曰普法之戰其變之極者也在歐洲諸國當必有慘然不樂見聞者夫惟能覽其弊而反之則歐洲之民之福也設或競心侈而爭愈勝猶以此爲未足而務求其精以至愈變愈極遏厥凶殘未始非歐洲之民之禍也生靈之殺運不亟則天地之生機不復鳴呼觀世變於今日安能以一端盡哉

普法戰紀代序

國家之典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是不徒在土宇之廣甲兵之強士民之衆也在乎得人而已昔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夏少康以一成一旅之師朝諸侯而有天下秦始則以關中一隅之地而滅六國以德若此以力若彼固不必跨州連郡兼圻拓土也昔之於法其始大小強弱迴不相侔昔中

歐洲而立國西有法而東有俄皆強鄰也曩者爲法所制幾於一步不可復西一旦發奮爲雄摧陷廓擺飈馳電掣鴻功駿烈前無往古後無來今嗚呼豈不偉哉然而普在此時地不加廣民不加衆徒以區區義憤聯絡南北日耳曼諸邦同心并力西向以與法爭兵鋒旣交所至輒捷幾於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於是普強法弱遂爲歐洲大局之所關而揆其所以致此者則由乎有俾思麥以爲之相世子那王以爲之將毛奇以爲之謀主欒尙書以爲之轉運士顧密士福堅士田鑾雕飛腐得以爲之折衝行陳或拔諸儔人之中或擢自百僚之下或卽收之於宗潢骨肉間故能左右輔弼若心膂前後驅使如指臂臣民戮力士卒效命以興此小邦普嗚呼謂非得人之效哉是故有國家者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得人則

弱可以爲强小可以爲大振興之機捷於影響否則以普觀之僅抵中國粵東二三省耳至於生齒殷繁則又遠不能及也而卒能盟長歐洲高執牛耳則人爲之也國之有人如山澤之有虎豹江湖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漁夫樵叟自不敢狎至焉普既伐嗹勝墺而今又蹶法歐洲諸國皆拱手環視莫敢誰何非有人焉安能如是哉我嘗縱觀夫普法戰爭之際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敗勝負之端而恍然於國之不可不有人也然其計之得者則又在東和强俄西制暴法蕎與我者我可結之以爲援好我者我可和之以爲用然後敵我者我可合全力以制其死命故在今日握歐洲變局之樞機者惟普而已弱法和俄孤英親墺此即變局之所由成也向者持論嘗如此今觀於王君紫詮所著普

法戰紀而益信王君之能實獲我心也王君之爲此書也載筆於庚午八月而斷手於辛未六月網羅宏富有非見聞所及序述戰事纖悉靡遺若觀楚漢鉅鹿之鬬歡情畢見而尤於近日歐洲形勢瞭如指掌其書雖未付手民而鈔本流傳南北殆徧湘鄉曾文正公稱之爲未易才合肥相國李公許以識議閎遠目之爲佳士豐順丁中丞則謂具有史筆能兼才識學三長者當今名公偉人皆譽之不容口則是書之足傳於後也可知矣噫王君向固嘗有志於富彊之術矣其論以爲莫如師其所長特此說閱二十餘年而不變觀其弢園文錄中與周弢甫徵君書言及練兵製艦造鎗礮肄習語言文字今當事者皆一一行之而考王君所言時固在咸豐初元也可不謂灼然有先見哉王君旅寄香海一星將終雖伏

處孤蹤流離僻遠而忠　君愛　國之念未嘗一刻忘恒思得當以報　國家嘗曰熟刺外專宣揚　國威此羈臣之職也然則王君此書非其濫觴也哉余爲王君悲其遇哀其志重惜其才而猶幸此書之略足以表見也王君述撰等身於文多經濟之作生平尤邃於經學大抵皆從閱歷憂患中來嗚呼天之所以厄之者其即所以成之者歟於王君何憾焉是書也出願與天下有心人共讀之可也特余意更有進者夫天下大矣人才夥矣軼羣之材殊尤之姿世當不乏其人耳特恐濩落於荒煙瘴雨之鄉偃蹇於僻壤遐陬之外而物色之者有未至也況乎我中國地非不廣也材非不足也人非不衆也幅員三萬里北至於朔漠南至於滇粵東至於浙閩西至於西藏版章恢廓前此之所未有陸以長城爲屏藩

水以大海為襟帶包江阻河控遼引越以此險固長駕遠馭足以鞭笞天下而有餘絲絮出於江浙茗荈出於閩蘇藥石材木出於蜀金鐵穀米出於粵歲以供天下之用而不見其不足閩粵之人帆檣往來負販於東南洋者凡數百萬類皆於其地購田園長子孫衣冠典籍無改我御習俗方言不易我素雖居處二百餘年之久無不奉我正朔備我王靈即遠至於美洲之嘉釐符尼夏華那秘魯無不為我中國人足跡所至生聚既盛其間豈無為之魁為之傑者有若虬髯故事前者　朝廷兩遣使臣乘槎遠出此後豈無奉命絕域立功徼外如班定遠傅介子其人者嗚呼此蓋天之特欲與我中國故使東西之交由漸而合也中國之與沛然天下莫之能禦昔之強云乎哉因序昔法戰紀縱論之如此有心人當不

河漢斯言

創建東華醫院序

嗚呼地之興廢何常哉繫於人而已得其人則興而百事以治入其境者見夫太和翔洽庶彙畢欣然有自得意知其地必大有人在蓋如山澤之有虎豹江湖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是故賢人君子羈旅人國其足繫於地方之重輕者何莫不然其所以默化潛孚移易風俗者自有其道初不以其陋而弗居也香港蕞爾彈丸孤懸海外向者爲盜賊之萑苻飛走之原圃闢榛莽平犖确建屋廬不過三十餘年間耳梯航畢集琛貨遠來今且視之爲重鎮始而居是邦者率以財雄脫略儀文迂嗤道德甚至放佚於禮法之外貧而無賴者强則刼奪弱則流離卒無所歸宛轉於溝壑儒居諸

彥愍然以爲深憂謂是不可不引之使進於道計不如以善機爲啟發善氣爲感通俾其鼓盪變化於無形顯善非一端在措其大者而已恤貧拯病以全其生殮棺瘞土以安其死尤其卓卓當先者因諸於衆僉曰可太平山側固有所謂廣福慈航者爲寄停棺槥垂死病人遷處之所特當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諭撤除梁君鶴巢陳君瑞南請於當事因其舊址擴而新之暫爲施醫治病之地於時捐貲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經費無所出事可暫而不可常因羣請於 前任督憲麥公麥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務敢不爲諸君成斯盛舉賜地給帑獎勵甚至前後撥公項至十餘萬一時草偃風行傾囊解橐者無不輸將恐後歲捐之數亦盈八千有奇於是醫院大功告成可垂之於不朽謂非南州諸君子盛德事

哉院中章程周密規模宏敞畢稱風清固無可識蓋天下事可以饜衆心行久遠者要惟公而已矣始事諸君旣觀厥成率身而退抑然不敢自以爲功而惟冀後來者勉勉焉以臻於勿替此尤世所難能也梁君鶴巢以院成蹟末索序言於不佞將泐諸石用誌經始自維賤且陋不敢以不文愿屢辭弗獲命余飄颻來江浙間兵燹之後百善具舉義塾善堂鄉邑相望是豈不謂慈懷足以造福善念足以致祥詩書足以消乖戾弦誦足以召平和哉登一世於仁壽納斯民於綏康固仁人長者之用心也然則善也者有裨於地方豈淺鮮哉

香港光氣漸開民俗日厚今昔之異蓋有一變而不自知者丁卯之冬余往游泰西偏歷英法諸國及余掛帆東還歲在庚午頓覺港中氣象迥殊人士多彬郁謹愿文字之社扶輪

風雅宣講格言化導愚蒙率皆汲汲然引爲己任知其間必有人以爲之倡遂往觀醫院之設而恍然於其故矣醫院落成錫名東華其命意固有顯然可見者況以東也者生氣之所發華也者萬物之極盛然則宣布陽和陰行滋長羣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應以香港渺然一島耳僻在炎陬素非孔道而一旦爲善之效可覩已如此是則在人而已固不以地限也吾言不益信哉

倡建澳門鏡湖醫院序

蓋聞大塊勞形役飢寒於道路仁心長世代昫嫗於陶鈞苦海無津慈航有濟挽膏肓於造化乞長桑之上池能俾九死以回生罔有一夫之弗獲則有青牛道士負局先生道高風於橘井杏林授仙術於瀛洲蓬島陰行方便周徧圓通與物

皆春有生咸暢斯亦可謂極仁恩所至而足以拯性命之窮者矣不知說地球者此猶僅及乎一隅法天布者當必宏施於無濟澳門地接寰中界通域外異賚奇琛之所薈萃估帆商舶之所往來一時羅僎並重雞林萬里梯航遠逾獅國居其中者無不家藏楚璧人握隋珠西方貨主氣識金銀南國豪宗珍輸象貝固已雲連廣廈雷轟通闤羣羨窩成安樂幾毓宅近神仙特是沴眚召自陰陽哲愉生乎豐歉舒慘不齊四節潛乖於冥造炎蒸素鬱六鑿相攘於徹昀矧復蒿莣宇宙半多無告之民飄泊關河不少嗟來之客或失路羈人宛轉於逆旅或無依孤族顛仆乎窮途其間蓋有失衛疢嬰戕焦病劇瘵瘕望髓腐毒呼膏者則此勞人之困跡固由於涉水衝風惟玆仁者之用心方藉乎嘘枯振滯爰度地於三巴

門外建設醫院亟與斯役樂觀厥成其賜履經營者西洋醫士也以夏雨雨衆爲春風風人撰其量幾欲納嬬苗於保懷躋夭殤於壽考此時蘊方寸爲福田有同種玉拾一塵之吉地無異布金於是檢題高下製可從心樓閣莊嚴現於彈指酌丹竈之靈漿列上中下爲三等闢東方之生氣區南北西爲四隅用以切熱寒診緩急善調餌濡匕圭掃浸淫之六疾愼攝衛於三陽呼吸全消其熾火如覺醍醐夢寐無攖乎刀碪得登衽席斯豈非苦惱衆生咸躋仁壽廣大教主普濟羣難也乎然而舉九鼎者須衆擎構萬椽者非一木三十七品清修早圖佛果二十四乘功德最重檀施雖摩醯頂眼願力斯宏而護世婆心輔持宜爵則有十方居士四集名流普發信心共償夙諾結善緣於阿堵證靈願於菩提注廉泉之一

句郎是甘漿分稊米於太倉便爲仁粟望解橐傾囊之相繼庶置郡縮版之胥完速觀宏功早遊化宇將見蓮峰石壽鏡溟波恬靜居鄰秀壯海上之山川大藥同春駐壺中之日月也已

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

越南我中朝藩國也屆期貢使由粵西而達帝都所服猶古衣冠而同中國文字以詩賦取士黎侍郎和軒以公事銜命至粵勾留五月餘將歸下詢歐洲近日情形余謂之曰歐洲諸國之在今日其猶春秋時之列國戰國時之七雄也英法普俄四大並峙其猶晉楚齊秦奧與意土介其間亦猶韓魏也西葡比嗹瑞荷亦猶泗上十二諸侯也茲者英近於恃强保泰憚於用兵然不免於積弱之漸所自見端盛極而衰其

勢然也法雖爲普蹶而元氣已復駸駸乎馳域外之觀至其報復之心未嘗一刻忘也特其國多內亂普雖崛興然富不及英法勝法之後士多擁厚貲漸有侈心即使今日仍與法戰正未知鹿死誰手俄地大而兵衆然絀於財亞洲所屬多沙漠不毛之地其立國在歐洲之西北亦盛寒威而少溫腴以此不能凌英制法而抑普僅互相爭雄而已今日俄土之戰未知其究竟而諸國皆作壁上觀莫敢先發者誠恐一旦歐洲昇平之局爲之糜爛也土爲西歐之保障猶之韓魏之附秦也韓魏強則足以阻秦之東土能自立則俄人不得復西此其大勢之較然者也乃今以俄之強大而屢敗於土此固歐洲諸國之所不及料然則歐洲之局其將變矣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土之勝俄暫也常也近日火器之精已無以復

加歐洲諸國計慮深遠必不肯作無端之妄鬥俄土戰爭之後亦惟出於和耳特恐俄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逞其悖心亦未可知也歐洲無事則東方之虞也英法昔其意不過傳教通商俄人之志則殊叵測覬覦鄰桑遠我中朝所以駕馭乎泰西者固自有在西征之旅不日凱旋新疆闢地萬里必當徙民以實之以固我邊陲至乎貴國與法通商亦惟持忠信篤敬之實以敦交際之道而已法此時力可以經略外疆而有所不爲者恐得之而不能治之也法長於用兵而短於治民所以所屬之地斷不能如英之盛而其人之傲狠暴戾亦去英遠甚故貴國在今日亦惟盡人事以聽天心而已夫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國必有釁而後人乘之鄰敵雖强安能伺無間之國哉質諸和軒侍郎當必以爲然也於時鳴

駛在道帆影將懸即書此數語以送其行

送黎侍郎回越南後序

越南戶部左侍郎黎君和軒將偕輪船言歸其國入都覆命而以書來索予一言爲贈夫予之獲交於侍郎也久矣使節甫臨卽蒙枉訪見其意度沖夷丰裁整肅而和藹之氣浸淫於大宅間蓋侍郎位高而意下學粹而識純非近今大臣中所能數數遘也侍郎之來也以辦理西商錢務事蓋其國民曾貸西商巨金致羈使船故特奉命與之折辯久之卒得直所謂學足以斷事變識足以度世務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歟夫天下有智足以應萬里之外勇足以當萬人之敵而有時智勇俱困者何哉學與識不足以副之也侍郎負天下才能辦天下事其學識皆從讀書稽古中得來其措置此一端

特其小焉者耳其常獨居深念務欲上致君於堯舜下躋民於仁壽嘗曰艙艫舟舶泰西爲長新法之精率與之偕識者無不羣思倣傚以爲能然徙襲乎皮毛無濟也天下之患莫大乎浮慕富强之虛名而根本之地未立雖强立見其蹶耳治國之要曰舉人才曰固民心人才舉則政事理民心固則敵國外患無自而入然後此數端者皆可徐爲之圖卓哉斯言能見其大矣余觀越南立國於東南洋與暹羅緬甸爲鄰疆域險阻粟米饒富皆可結爲奧援法人通商其地將二十年而所以外和强鄰內輯衆庶者秩然有條而不紊非國有人焉而能若是乎侍郎與人議論侃侃不撓獨持大體嘗曰吾國之於中朝固列於共球貢獻之邦世備屏藩通問不絕登諸王會載在史書若與法人不過立盟約通貿易聘問往

來而已歐洲日報所言頗失之夸不足信也余嘗從侍郎遊見其每過關壯武廟必下輿步行肅然罔敢懈其知禮循分有中朝士大夫所難能者觀人必於其微侍郎洵不可及已

光緒元年夏五月三日余餞侍郎於天南遯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敬贈曰古人有云贈人以金不如贈人以言余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貨財為禮而請於侍郎兩言之外益之以理財講學備邊治兵制器造船通商睦鄰此八者雖皆不離乎西法[illegible][illegible]明而變化之則在乎侍郎而已侍郎曰善爰即書此以送侍郎之行

弢園文錄外編卷八終